

玛拉沁夫 著

中国当代  
长篇小说藏本

ZHONG GUO DANG DAI  
CHANG PIAN XIAO SHUO  
CANG BEN



下

# 茫茫的草原





# 茫茫的草原

下 部

玛拉沁夫

中国当代  
长篇小说藏本  
ZHONG GUO DANG DAI  
CHANG PIAN XIAO SHUO  
CANG BEN



玛拉沁夫  
著 下

# 茫茫的草原

人民文学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茫茫的草原/玛拉沁夫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7 重印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  
ISBN 7-02-004917-6

I. 茫… II. 玛…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2775 号

责任编辑:李丹妮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王景林

茫茫的草原

Mang Mang De Cao Yuan

玛拉沁夫 著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582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23.25 插页 6

195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63 年 9 月北京第 2 版

2006 年 7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15001 - 18000

ISBN 7-02-004917-6

定价 37.00 元

(全二册)

## 出版说明

新中国成立至一九六六年,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一个高潮期。十余年间,有大批作品问世,其中数十部影响广泛,极一时之盛。这些作品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满腔热忱和质朴的表现方法,讴歌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代表了那一时期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以特有的魅力,影响了几代读者,经历了时间的淘洗,流传至今。为了较完整地展现当代长篇小说发展的源流和那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面貌,我们特编辑出版“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丛书。

一、丛书以我社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选拔本”和九十年代出版的“红色经典”系列作品为基础,尽可能地集纳更多的优秀作品。

二、丛书作品出版时间,大致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五年之间,个别多卷本作品的出版过程较长,超出了这一时段。

三、由于多种原因,一些作品曾有多种修订本,此次出版,选其较优版本,并参照其他版本进行校勘。

四、谨向对丛书出版给予支持的作者、作者亲属和有关出版单位致以谢忱。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4年12月

# 卷 三



大雪覆盖着茫茫的草原。

草原的道路被堵塞住了。

凡眼力所及的地方，到处都是平平的、白白的，几乎分辨不清哪里是山，哪里是沟，好像大地是一块又大又厚的羊毛毡。

去年冬天，不同往常。十月初，牧民们刚打完过冬的畜草，还没腾出空来从草场上拉回家去，就连续下了三天三夜大雪；那真是名副其实的大雪，每片雪花都有蝴蝶大小。下过雪，又暖和了两天，畜草全被雪水泡湿了。牧民们踏着泥泞的道路，到草场上去翻草，但是就在那天夜里，突然又刮起风暴，雪水结成冰，畜草被埋在冰雪里。牧民们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从那以后，还下过几场大雪，地面上的积雪，都能没下马膝；那雪的表层掺杂起北风吹来的尘土，变得一天比一天更为坚硬，野兔从上面跑过去，只留下斑斑点点的痕迹，而不会陷进腿去。雪，本来是很轻的物体，但是覆盖在草原上的雪层，却显得那样的沉重，沉重，以致大地被它压得都有些受不住了！

严寒、风暴、冰雪……

冰雪、严寒、风暴……

使人很难想象，在这里，在这被沉重的、残暴的冰雪统治着的大地上，会曾经有过万物重生的春天，百花争艳的夏天，和金黄灿烂的秋天……

在严寒季节，一切都变了样，整天刮着白毛风，天空是混沌沌的，看不到一丝明亮的光线，就像古代暴君的脸上，永远没有开朗的微笑。

天不能再冷下去，雪不能再下了！

冰雪的势力是强大的。敖拉玛河坚固地封冻着。从外表看来。它已失去河流的特色，与大地一样，也是披着雪衣，只有熟悉这一带地形的老马，来到它的岸上，才习惯地踌躇不安起来。当它们走在它的冰面上时，每一步都是试探地、提心吊胆地迈动，偶尔听见哪怕是最微小一点冰的破裂声，也要立刻惊慌失措地后退，用它那挂着铁掌的前蹄，在冰上惊恐地嗒嗒乱捣，直到发现冰层并没有破裂或者流动时，才渐渐冷静下来。夏季，这条深浅莫测的河，叫它们吃过的苦头已经够多了。

从前，草原上流传着这样一支歌：

下雪了，天冷了，  
蓝色的湖结冻了，  
黄色的河结冰了，  
草原上没有流动的水了。

草原上，果真没有“流动的水”了吗？

如果你只看见眼前那挂着冰霜的柳树枯枝，或者一半埋在雪里，一半露在外面，在晨风中摇摇欲折的荒草，也许会产生一种错觉：这里的一切都被冰雪窒息了。

然而，任凭怎样寒冷的冬季，它也只能封冻草原的表层，而草原在她黑色的躯体中，却永远孕育着生命，如同一位辛勤的母亲。

在这冰雪的世界上，特古日克村西边，那眼白音布拉格清泉，一直顽强地向察哈尔大地倾泻着暖流。泉眼是在山坡上，来到它的近旁，犹如走近了火山，那里一片气雾，腾腾升起，在晨光中，闪现出五颜六色的光辉。泉口附近长满了青苔，水底还生有绿色、红色和橙黄色的植物。看见它，你会忘记严寒的季节，会感觉到生命的力量是多么顽强而不可抑息！那清澈的水，从泉眼跳跃地涌出来，起初像是寻视方向似的，打了几个转儿，随后径直便向远方流

去。它那愉快的喧闹、清脆的歌唱，是向周围的严寒和冰雪的示威与挑战！

白音布拉格泉水，流出大约一里多地，就潜入了敖拉玛河的冰层下面，那里温暖如春，有鱼儿成群游动。当人们看见冰下这幅生机勃勃的生活图景时，才会明白：世间季节的变化，寒与暖的交替，并不是完全依靠大地以外的力量，而主要在于她内部永不灭息的热力。

河水在坚厚的冰层下面流着……

当然天气变冷时，冰层还会加厚的。但是这段时间很快就会过去。大地的热力，向它顽强地抵抗，结果严寒退却了，削弱了；而正在这时，洼地里的春草，穿过半解冻的土地和正在融化的积雪，从这里或那里冒出她那娇嫩的、毛茸茸的、新绿的头来，向人间透露春天的信息。

一九四七年的春天，是以一连串的好天气开始的。

山坡上的积雪开始融化了。雪水汇合成条条小溪，向平坦的草原流去。草原上飘散着初春融雪的湿味，和杂草醉人的芳香。太阳撒下她那金色的光辉，使草原显得格外恬静、柔和而又有几分寥远的神秘！

但是，每天下午，从远方沙丘吹来的黄风，把这种和谐的气氛一下就破坏了。风刮得牛圈的栏杆吱嘎山响；从蒙古包天窗吹进来一团团沙土、草叶……直到淡薄的暮色降临时，才得终止。

随着夜幕的降落，世界的灯火——月亮，升了出来。

月夜的银白色的寂静，笼罩起初春睡意浓重的草原……

俗话说，春夜的觉，比蜜还甜。但是，斯琴在天刚蒙蒙亮时，就醒来了。她是被一场噩梦惊醒的。

……仿佛是在夏天，天气闷热，她光着脚，到草原一棵老榆树下，仰卧纳凉。身边是一片柔软的青草，触在手上，使她感到仿佛是在抚摸铁木尔那多毛的手背，她转过身，抓住一把青草……但那

手中的青草突然蠕动起来，她忙撒手一看，是一条毒蛇！她忙跳起来，抽出腰刀去砍，嚓地一声，蛇身被砍成了两段；但是那被砍断的两段蛇身，依然蠕动，不一会儿，竟又接连到一起，又复活过来，顿时，蛇身比原来的大了好多倍，它张嘴吐舌，向她猛扑过来！……她吓得一声尖叫，惊醒过来。

“孩子，怎么啦？”

她的父亲道尔吉老人，被她的喊叫声惊醒，忙坐了起来。

“爸爸，没什么，我魔住了。您睡吧！”

“唉，打仗的年月，谁不叫噩梦惊醒几回呢？……该死的国民党！……”

老人不安地、愤懑地叨咕着，重又睡去。

斯琴再也不能入睡了。梦中毒蛇的影子，一直浮现在她的眼前。人们常说：“噩梦是不吉祥的预兆。”可她接二连三地经受了多少灾难，难道今天又有什么不吉祥的事情降临？她凝视着从蒙古包门缝透进来的银白色曦光，想到已被国民党抓走了好几个月的铁木尔，也想到周围的许许多多的人，她不敢设想他们当中有谁会遭受不幸！最后想到放在草原上吃夜草的铁木尔那匹黄骠马，莫非它遇到了狼群？她有所预感地穿上袍子，挎上手枪，惟恐惊醒爸爸，轻轻起身，蹑手蹑脚地去开包门。但门一响，爸爸又醒了。

“这么早，你到哪儿去？”

“到草原上去找马，吃了一夜草，该牵回来饮水了。”

得到爸爸的默许，她走出门来，回身将门关好，便向草原走去。

现在，斯琴已经不是普通的牧民妇女，而是明安旗武装工作队队员了。

去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以后，入冬之前，在察哈尔草原南部地区，敌我曾进行两次大的较量，使敌遭受惨重损失。为了诱敌深入，在对我有利的草原地带继续歼灭其有生力量，我骑兵十二师主动撤出草原南端的明安旗，在靠北面的厢白旗沙拉更庙一带建立

了根据地，一方面抓紧时间进行部队整训，一方面继续与敌作战。

入冬后，敌军畏缩在张家口、张北、多伦、宝源等城镇，正在聚集力量，显然是要在今年天气转暖后，向我锡、察地区大举进攻。现在正处于敌我双方相持阶段。为了及时掌握敌情，并继续作好明安旗的群众工作，在我大部队撤到北部草原以后，由中共察哈尔盟工委和骑兵十二师派出一个武装工作队，回到了明安旗。工作队由张彪任队长，旺丹和爬杰为副队长，共二十多人，斯琴就是其中的一员。

在明安旗，我群众基础好，除工作队员之外，还由一大批牧民积极分子，组成了一套完整的情报通信网，所以对敌占城镇和南部草原的情况，盟工委和师部都能及时了解。

去年秋季，国民党大举进攻草原时，斯琴的爱人、我们草原的利剑，勇敢的铁木尔，中敌之计，被敌人抓走了。斯琴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之后，愤然回到村里，放火烧了住着敌军的三座蒙古包，烧死了敌团长一名，立了战功，受到师部表扬。当时，她就作为一个战士，离开了家乡、美丽的特古日克村，跟大部队退到北部草原去了。

两个月前，武装工作队回到明安旗时，因她对这一带的情况熟悉，领导上便派她跟随张彪队长等又回到明安旗家乡。一转眼，两个多月了。在这期间，除有两次小股敌军进入草原骚扰外，还没有发生过大的战斗。不过张彪同志多次说过：各种迹象表明，在这一带有敌特活动。根据当前的具体情况，武装工作队改变了活动方式，有分有合，平时住在自己家里或者牧民家里，分头做群众工作，了解敌特活动线索，一有情况，立刻集中，统一行动。所以，斯琴就跟爸爸一起，住在自己家里。

拂晓时分，草原上静悄悄的，只有一阵凉风掠过草梢，发出轻微的响声。晨风湿润、凉爽，即使最贪睡的人，叫它一吹，也会立刻清醒、振作起来。

初春，山洼里最先发青，春天第一期鲜花已在那里悄然开放。马儿都爱到那里去吃嫩草。斯琴直奔黄骠马习惯去的南山洼走去。

南山洼！去年比今天稍早些时候，铁木尔回到家乡来，遭到斯琴的拒绝以后，他不是也像今天的斯琴一样，独自一人，来这里悲痛地沉思过吗？事过很久以后，斯琴才听说这件事。可是还不到一年，他们就又分离了，而且这一次他是被国民党抓走的，十有八九可能是永远分离了！“永远”这两个字，有多么可怕啊！起初，她一想到它，吃不下饭，喝不下水，即使在几个月以后的今天，想到那两个可怕的字，心依然像刀割一般地剧痛。她现在只有等待，等待，一旦得到铁木尔与她永别了的可靠消息，那时她不能一个人活下去，她已经准备好怎样去为铁木尔讨还血债！

每当回忆起去年春天她对铁木尔那样冷酷无情，她便产生一种犹如母亲无故伤害了孩儿那样，无法用语言表述的悔恨与痛心。如今，她只能精心地饲养铁木尔留下的黄骠马，借以消减内心的忧闷和痛苦。

她来到南山洼时，曦光微茫，隐约可见黄骠马吃饱了夜草，在闲散地游荡着。它不断地低下头去，用嘴唇蹭磨地面。因为春季阳气上升，马身有火，嘴唇肿痒，马儿借此解痒。

黄骠马看见主人，便撒娇地喷着响鼻，向她跑来。她也迎过去，伸手替它顺了顺夜寒未散的皮毛，慈爱地说：

“吃饱了？嘴唇发痒，是不？来，我给揉一揉。你呀，总是跑出这么远，怪叫人担心的。”

她揉了揉几下马唇之后，跨上马背，往回走。来到山坡上一棵大树底下，勒住了马。

从前，她跟铁木尔经常在这棵树下纳凉、谈心。有时她先到来，就爬上树去，不叫他看见，故意惹他着急，直到他等得不耐烦了，她才突然像老鹰似的从树上跳下来，格格格笑着用手捂住他的

眼睛……

现在,她想回味一下当年的欢乐,从马背上站起来,两手抓住树杈,一蹬脚,上了树。马儿走到一旁,边吃草边等候它的主人。

她爬上树,无论怎样努力,当年那欢乐幸福的感情,再也回不到她的心中。她眺望着朦胧、灰暗的远方,情不由己地轻声唱起一支思恋情人的民歌:

珠瑟莱山哟,  
多么遥远!  
它那银峰上,  
云儿弥漫!

做梦的时候哟,  
你在我身边;  
醒来的时候啊,  
一人孤单单!

珠烈赫山哟,  
多么遥远!  
它那金峰上,  
雾儿弥漫!

做梦的时候哟,  
我在你身边;  
醒来的时候啊,  
一人孤……

她突然中止了歌声。她看见山洼南边出现了一个人影,影影绰绰看不清是男是女。那个人步伐很快,也很可疑,跑两步回头看一眼,好像后面有狼追着似的。“这么早,这是什么人?”斯琴警觉

地握住手枪。经过几个月的战斗生活，她变得老练一些了。她冷静地考虑着，如果是敌特应该怎么办，或者是个陌生的赶路者，又该怎么办？……奇怪的是那个人深一脚浅一脚踉踉跄跄地径直向她这里跑了过来。莫非那个人刚才看见她上树了吗？她由怀疑渐渐变得恐惧起来。那个人越来越近了，斯琴贴在手枪把上的右手微微颤抖着……

那个人身穿一件破旧的蓝长袍，没有扎腰带，用一块黑布蒙着头，跑到斯琴站的那棵大树底下，气喘吁吁地停下来，从黑布里露出两只猫眼，既警觉又恐惧地向四周环视良久，突然扯掉蒙头布，露出一张狰狞、灰瘦的长脸，蓬乱的长发披散在肩上；原来是个女人！斯琴屏住气，仔细看去，只见那个女人的左边眉梢上，有个黑痣，这是一张多么熟悉的脸哪！然而由于她过分出乎意料的出现，反倒使得她一时想不起这是谁。正在这时，那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困倦地仰起脸来打了个啊欠，这一下，斯琴千真万确地认出她来了！这使她全身一抖，不由得惊愕地一张嘴，幸亏忙用手捂住，才没喊出声来！

那个人，不是别人，是旺丹副队长早已死去的老婆——卡洛！

去年秋后，国民党进犯草原时，卡洛跟国民党军官无耻地鬼混，后来叫旺丹的弟弟沙克蒂尔听说后，把她拉到沙坨子里枪毙了。这是尽人皆知的事。但是她——卡洛，怎么会活了，而且竟然就站在她的脚下！斯琴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字：鬼！顿时，全身毛骨悚然，紧张得几乎摔下树去，她下意识地紧紧抱住树身。她不敢再睁开眼睛去看它——鬼！披头散发的鬼！……

过了一会儿，当她鼓起勇气睁眼看去时，那个鬼模样的卡洛，已经无影无踪，只有黄骠马还在原来那个地方昂然站立，任晨风梳理着它的长鬃。

刚才发生的事情，又像一场噩梦！奇怪呀，噩梦一场接着一场：被砍断的毒蛇，复活过来；被杀死的卡洛，重又复生！

不，卡洛的出现，不是梦！她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她，而且树下地面上，还留有她明显的脚印。

人，总是事后才变得聪明。她开始悔恨起自己来：“为什么不把她叫住，问个明白！……鬼，鬼，鬼，唉，还算是个革命战士！呸！……”

起初，师里组织武装工作队，从北草地回明安旗来工作的时候，张彪队长就不愿意带她来，他说过：“不用跟别人比，就跟欧阳相比，斯琴也还缺乏锻炼。”当时她不服，气哭了，心想：欧阳同志各方面表现确实不错，一个在大城市长大的姑娘，来到草原经受风霜雨露干革命，的确不简单。但是，我斯琴不是烧死过住在我们村里的国民党团长，做出过震动整个明安旗的英勇事迹，受到过师长和副政委的表扬吗？……可是现在，斯琴擦了擦一手凉汗，跳下树来时，惭愧地想：“张彪同志说得对，我真比不上欧阳。欧阳年纪比我小，可人家从来不怕神怕鬼的，如果刚才是她看见卡洛，一定会跳下树来问个明白，卡洛要是想跑掉，她一定会向她开枪，可我呢？还被迷信神鬼的思想缠着，甚至吓得连眼睛都不敢睁开，白给你发了一支手枪！……”

她牵着黄骠马，懊丧地往回走。一路上，都在为自己的懦弱和迷信而羞愧着，苦恼着。她想：“干革命，就不能迷信。过去好心的笃日玛教给我不伤害生物，看见血就要扭过脸去，可是去年，我亲手烧死了那么多敌人，老天也没有把我怎么着，刚才为什么又想到鬼呢？……回去后，怎么向张彪队长报告？能够说，我看见了鬼，吓得没敢睁开眼睛吗？那样他也许又会提起不如欧阳……”

黄骠马好像理解主人的烦恼的心绪似的，把头轻轻贴在她的胳膊上，默默地跟她走着。

然而，懦弱绝不是斯琴性格的本质，这只是旧的生活在她心灵上留下的一丝阴影。她的本质是倔强不屈的，尤其是铁木尔被捕以后，她努力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都以他为榜样，“绝不给铁木尔丢

脸!”这是她坚定的誓言。

她发现路上有新踏出的脚印。看来那个似鬼非鬼的卡洛,还没跑出多远,如果紧追,也许能赶上她。斯琴立刻纵身上马,掏出手枪,顶上子弹,向山后驰去。

她踩着卡洛留下的脚印,一直追到村头。在那里,畜群踏乱了道路,卡洛的脚印也看不清楚了。她勒住马头,在那块地方焦急地打转转。那个家伙分明是进了村里,可是村里各家各户,有的刚刚拉开蒙古包天窗,有的连天窗还盖着,没有一家点着烧早茶的烟火。她警觉地向贡郭尔家望了望,他家的几座蒙古包都盖着天窗,五间砖瓦房的门窗,与前几个月一样,全用木板钉着。村里完全不像有外人进来过。她不知怎么办是好,去问一问莱波尔玛姐吗?如果莱波尔玛知道卡洛复活,早就会告诉她了。再说,现在莱波尔玛是作为牧民积极分子,留在村里执行任务的,她的任务就是给工作队报告这一带的各种情况,和给部队及时传送从南边送来的情报。最后,斯琴决定还是先找张彪队长,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如实报告给他。

她打马向张彪的住处,飞奔而去。

曙光染红了草原;大草原就像一张少女羞怯的脸儿。在这清晨宁静的气氛中,斯琴那急促的马蹄声,如同在悠扬的马头琴曲里,加进了一阵强烈的锣鼓点,显得很失调。然而,在战争年月,完全和谐的气氛,在生活中是不常有的。

张彪来到草原工作,已经一年多了。起初,给苏荣同志当警卫员,后来部队撤退到沙拉更庙进行整编时,他当了连长。不久前,领导上又任命他为武装工作队队长,被派回明安旗做群众工作。出于工作需要,领导上给他派了一个警卫员,就是那个当过喇嘛的小战士萨扎卜。张彪自己是当警卫员出身的,现在身后也有了一个寸步不离的影子——警卫员,总是感到不习惯,所以日常杂活从